

“我得让她看孩子最后一眼”

妻子患脑瘤昏迷剖腹产女,丈夫四处求医问药

9月17日才是孙丰兰的预产期,然而,7月17日,怀孕8个月的孙丰兰突然昏迷,送医诊断为脑瘤。为救妻子,丈夫李朋选择舍孩子保大人。经过手术,孙丰兰剖宫产下一名女婴,重4斤2两。孙丰兰也捡回了一条命,却一直昏迷。两个月来,李朋四处奔走,求医问药,“我得让她看孩子最后一眼。”

本报记者 张伟

妻子和孩子 哪一个都不想失去

李朋与妻子孙丰兰是泰安岱岳区红河村人,两年前,两人省吃俭用,办起了一个小作坊,主要做服装印花生意。“10年前,我们有了一个儿子,但媳妇一直想再要个闺女。”李朋说,二胎政策实施后,妻子于2015年年底怀孕,一家人都很高兴。

然而,2016年7月份,怀孕8个月的孙丰兰突然头晕、恶心,并伴有严重呕吐症状。“刚开始,我们都以为是正常的孕吐反应,也没怎么在意,直到后来,妻子昏迷。”李朋说,之前妻子也接受过检查,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。

“医生告诉我,妻子被确诊为胶质母细胞瘤,当时我都蒙了,怎么都不敢相信。”

7月20日凌晨,李朋接到医院通知,孙丰兰情况危急,必须进行手术,让他到手术室等候签字。“从17日入院到20日凌晨,我先后收到5次病危通知,妻子和肚子里的孩子,哪一个我都不能失去。”李朋说。

手术过程需要麻醉,这会影响到肚子里的孩子,而如果

要孩子,孙丰兰能否撑到做开颅手术?李朋决定舍弃孩子,先救大人。

手术切除脑瘤 剖腹产出女婴

7月20日凌晨,经过七个小时的手术,孙丰兰安全下了手术台,令李朋惊喜的是,8个月的女婴也被大夫剖出。“孩子刚剖出时,只有4斤2两,在重症监护室待了半个月。”

为孙丰兰做手术的主治大夫王医生说,考虑到病人的特殊性,他们先后多次会诊制定方案。“当时病人已经昏迷,如果不及手术,会危及生命。”在手术过程中,王医生与同事根据手术情况,将病人肚子里的孩子剖出。“虽然病人家属强调,先救大人,但是肚子里的孩子,也是一条生命。”

王医生说,孙丰兰的病情比较严重,手术中切除的肿瘤,长七八厘米,在脑子的中心位置。“这个病复发率很高,如果能早醒过来,接受治疗,可能会有8个月左右的存活期,但如果持续昏迷下去,情况会更糟糕。”

只要有一丝希望 都要把她救过来

9月18日上午,记者在李朋



李朋在照料妻子。 本报记者 张伟 摄

的租住地,见到了这一家人。两个月,孩子从刚出生时的4斤2两,已经长到7斤多。孙丰兰躺在一张床上,圆睁着双眼,鼻子插着好几根管子。“现在一日三餐,只能打碎后从鼻孔打进去,每隔一小时,就帮她翻翻身

子。”李朋说。孙丰兰出院后,李朋把双方父母都接了过来,帮忙照看。

只要有时间,李朋就会拉着妻子的手,聊家里的事,孩子的事,想唤醒妻子的意识。李朋说,“作为一个丈夫、一个父亲,

我有责任,只要有一丝的希望,我都要把她救过来,我不能让两个孩子失去妈妈,至少得让她看孩子最后一眼。我也明白她的病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,只能尽量延长她的存活期。我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。”

老伴十多年前去世,女婿入狱女儿生病住院 78岁老人无人照料,饿得吃被子里的棉花

前两天的深夜,听到狗吠声,房客吕先生猛地惊坐起来,穿好了衣服就往后院小屋跑。老太太不会有事吧?吕先生推一扇小木门,打开灯,慢慢走向老人床前。摸了摸,老人还有微弱的呼吸。吕先生不知道老人还能活多久,他怜悯老人,却束手无策。今年6月,老人的女婿入了狱,家里没了收入来源;而唯一能照顾老人的女儿也在一周前住院。

本报记者 时培磊

老人瘦得皮包骨头 只有三十来斤

济南天桥区黄岗岭村,一个在网络地图上搜不到的地方,与天福苑小区相邻。若不是房客吕先生带路,很难找到。穿过天福苑小区往西不远的一条土坡,几栋平房出现在眼前。狭窄的沙子上堆满了垃圾,低矮简陋的砖房,单调的土黄色墙体,跟周边居民楼显得格格不入。

吕先生说,村里大部分人都搬走了,住进了楼房,只有几户人家还住在这里。“这里又脏又乱,没人愿意来租房。”吕先生说他在周边做生意,勉强在这里住了三年多,租了房东一间屋。他往里指了指,说房东家的老人王树梅就在后院住。

“进去前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”吕先生说。记者跟随吕先生来到后院,大门早就没了,只剩下开裂的门框,地上乱堆着破凳子烂沙发垫子。院子里放着脸盆、水桶(里边的水已经发臭)、自行车等杂物,有两间屋,王树梅老人住在一间侧屋里。

也就是这间小屋,若非亲眼目睹,“很难想象现在还有人住在这样的环境里。”木门吱吱地开了,屋里很黑,没有一丝灯光。“看见没有,她就在那里。”吕先生指了指,又说,“在那里。”

在一张空荡荡的床上,在床头的一角,在卷成团的被褥中,王树梅蜷缩着,体型像个四五岁的孩子。床头的柜子、堆放的破烂衣物、一幅“寿”字的字画,在这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里,这些杂物显得尤其大。

屋子里一股发霉的气味,让人觉得有些窒息。在床上,老人的白发散乱,眼睛紧闭着。吕先生轻声叫了老人一声,屋里一阵寂静。“她瘦得只剩骨头了,估计这几天都没怎么进食。”

老人旁边的屋子是女儿和女婿的住处,门已经上锁。透过玻璃,里边没有像样的家具,锅碗瓢盆堆在桌子上,布满了灰尘。

“就算住在农村,条件差一点的也不会这样。”吕先生说,老人瘦得只有三十多斤了。他点燃一支烟,说很难想象在当今社会还生活着这样一位老人。“饿得实在不行了,把被子里的棉花都吃了。”



老人非常瘦弱,蜷缩在床的一角。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摄

老人双目失明 终日躺在床上

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。据了解,老人王树梅的丈夫在十多年前就因病去世,家里有一个女儿和女婿,还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孙子。老人患有糖尿病,在9年前双目失明,腿部肌肉也逐渐萎缩,只能在床上和轮椅上度过余生。老人没有语言能力,最近几年开始痴呆。

吕先生说,今年78岁的王

树梅老人平时由女儿朱秀兰照顾,“给她换洗东西,带着她出来见见太阳。”女婿在外头打零工。2013年,女婿喝完酒与同村人发生冲突,打架中用酒瓶误伤了一名路过的老人,赔偿了两万多元,今年6月份入狱。家里的收入来源也断了,仅靠五六百元的房租费和老人不多的退休金过日子。而一周前,朱秀兰因病住进了医院。老人无其他亲属照看,终日躺在屋里。

吕先生看着老人可怜,其间给老人送了点吃的,但老人

听到是陌生人的声音,“就开始乱抓,很排斥。”看着老人虚弱的身子,吕先生说,他也担心自己照看老人过程中发生意外,不好给她家人交待。

9月20日下午,在医院血检科,提起老母亲,朱秀兰一筹莫展。她神情有些迟钝,说话磕磕绊绊的,说了很多往事。她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,但似乎并不经常在家。她责备孩子不懂事,上完中专后一直没有正经上班。“我住院了,经常给他打电话让他照顾老人,他说让我放心。”但实际上,孩子对照看老人似乎并不那么上心。

在和记者的交谈中,朱秀兰的谈吐有些奇怪,她说自己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。她说自己是被村里的狗吓着了,脑子一下不好使了,去了小诊所输液,但无济于事。她来医院检查后,就住进了医院。护士来照看她的时候,记者才得知她患了脑腔隙梗死,影响了神经,致使言语不清。

朱秀兰说,她的丈夫明年五月底才能出来,而她的病什么时候能治好她也不清楚。在医院,她孤身一人,她说自己就从医院的食堂打饭吃。说起卧床的老母亲这期间该如何是好,她无言以对。沉默片刻说,“对啊,你说该怎么办啊?”